

通志壹經解

口仁口
1.411
164



門 12
籍
卷



詩補傳卷第八

國風

逸齊

齊

周武王封尚父呂望於營丘即臨淄縣是也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故齊為大國後五世哀公政衰紀侯譖之於懿王使烹焉故變風始作齊之次鄭以鄭既不能輔周室復先王之舊所望者齊晉之霸主耳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哀公荒淫怠慢蓋由內無賢妃貞女之助使哀公

有內助夙夜警戒亦有相成之理序詩者之言以
 怨待之謂其中人之資可上可下也昔周宣王亦
 中才之主也嘗夜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曰妾
 不才淫心見矣致君子于失禮宣王曰寡人之罪
 遂勤於政事以成中興之功然則后妃輔佐君子
 豈曰小補之哉若夫齊威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
 衛之聲楚莊王好田獵樊姬不食鳥獸之肉則賢
 內助之相成有不待言語警戒之末者尤可尚也
 雞既鳴矣朝直遙下同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
 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
 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惑於聽者以聲之至細為鉅若聞蟻戰以為牛鬪
 是也眩於視者以形之至微為大若視貫風如車
 輪是也古之賢妃志在輔佐君子寤寐不忘眩惑
 於視聽故以蒼蠅之聲為雞之鳴正以蟻為牛之
 類也以月出之光為東方之明正以風為輪之類
 也盈滿也昌盛也始謂來會朝者已充滿而昌盛
 今雖尚蚤然亦將及旦蟲已飛而薨薨有聲矣豈
 不欲與子甘寢同夢慮來會朝者亦欲蚤歸無使
 子與子俱受憎於人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還旋下同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
 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化於上者謂之風習於下者謂之俗然上有好者
下必甚焉齊俗喜畋驅馳之間邂逅相遇互相夸
詡以習於田獵為賢以閑於馳逐為好形於辭氣
之間可以想見由哀公好田獵故也記曰上之好
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
之荒故曰刺荒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乃刀下同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
我謂我儂許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徂之道兮並驅從
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徂之陽兮
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便捷之貌徂山名獸三歲曰肩儂利也茂美也

昌盛也臧善也謂便捷之子茂美而昌盛相值於
山之間山之道山之陽並馬驅獸有肩有牡有狼
從之曰兩言非一也揖我謂我馳驟之輕利便好
而盡善曰遭曰並曰揖以見從禽者眾更相稱譽
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也

著之詩刺時不親迎說者謂陳親迎之禮以刺之
非也三章所陳皆不親迎之事耳後之論齊之風
俗者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謂廣
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夫民俗固然所貴

乎禮者謂其矯揉其俗使合於先王之道也若徇其俗之所尚則不親迎者不足刺矣豈聖人存詩愛禮之意哉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榮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是詩三章皆刺齊人廢親迎之禮安然舒緩俟於其家門屏之間曰著自著而入其庭升其堂其次序如此瓊赤玉也曰華曰瑩曰英皆瓊之色光華瑩澈用以爲充耳之瑱素也青也黃也皆統之色以垂瑱者此男子不親迎者之服雖盛美而不能

行禮也齊人非特不親迎於婦至之禮亦漸至盡廢矣案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乃先往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今也始猶俟乎著婦至則揖婦而入而壻往婦家之禮不復行矣既而止俟乎庭而揖婦以入之禮不復行矣卒而俟乎堂而揖入升自西階之禮不復行矣是誠可刺也謂之刺時以上之人不能明禮教以道之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也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序詩者明言君臣失道則日月喻君臣無可疑者

說者不勝其異以不知詩序經聖人之手故也是詩之意謂君臣有道禮教興行上焉如文王之化則無思犯禮次焉如衛文之化則國人不齒安得有淫奔之俗今齊之君臣不能明禮教以化之是無政也故謂之刺衰

東方之只兮彼姝

音朱下同

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

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日月喻君臣必以東方為言蓋謂日月始出明照四方無幽之不燭誰敢為欺者齊之君臣不能如日月故男女肆為淫奔彼美色之子公然來入室

家登人門闥出入相馳逐無復忌憚故詩人歎之謂君臣不能以道化民如日月在上人不畏其照燭也曰履我即兮者謂我入室而處則迹我所居而就也曰履我發兮者謂我由闥而出則迹我所出而行也國俗如此則齊之君臣所躬行者可知矣或曰東方之月乃日月之未明也男女多於此時往來似非詩之本意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挈壺氏之職既廢故朝廷起居之際皆無其節既

無其節則上下不知蚤暮號令安得不失時哉是詩所謂號令謂號召臣下非出令也

東方未明顛倒

刀號下同

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

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

力證

之折柳樊圃狂

夫瞿瞿

俱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暮

未明謂日未出也未晞謂露未晞也以辨色而朝

言之則未明未晞不為蚤矣由司漏者廢職羣臣

不知蚤莫所以顛倒衣裳於號召之時朝廷亦豫

無警戒故臨事召之所謂上下俱失時也今人為

圃尚知折柳為樊為其有限雖狂夫亦瞿瞿却顧

不敢遽越可以朝廷乃無司漏之節度使從事者

不能知朝夕不失之早則失之莫是為國者之智

不及農圃也是詩三章二章皆賦也卒章比而賦

之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

詩人嘗以魚鳥喻衛宣公則以雄狐喻襄公不為

過也襄公鳥獸之行是以鳥獸自為也君不可惡

也而新臺敝笱皆言惡國不可去也而北風南山

皆言去此變風之直指其事不暇詭辭以明其過

之大也

南山崔崔

子

雖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

止曷又懷止

南山以喻齊雄狐以喻襄公詩人謂南山本崔崔然高大人所瞻仰以雄狐綏綏然行其間反為人之所惡不足仰矣魯道指魯國齊子指文姜有蕩謂蕩然無法制也惟其蕩然無法制是以文姜既歸為魯之夫人又得以懷二心於齊也綏綏獨行求匹之貌說見有狐是詩止言雄狐則非正行明矣

葛屨五兩亮冠綏誰如雙止音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以喻文姜冠綏以喻襄公冠屨有尊卑之象

襄公兄也文姜為公之妹襄公君也文姜為魯夫人皆有尊卑之可言然葛屨必以兩冠綏必以雙各有其配惟其稱也今襄公與文姜是冠屨莫辨是以文姜既用以嫁魯又得以從襄公於齊也

藝麻如之何衡從足其畝取喻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藝麻以喻取妻畝以喻父母析薪以喻取妻斧以喻媒氏藝麻者必橫從治其畝猶取妻者必告於父母也既已告父母而成禮矣又何為合其醜於齊也析薪者非賴斧而不能猶取妻者必賴於媒

氏也既已賴媒氏而得妻矣又何為極其惡於齊也後二章併譏魯而深咎文姜與襄公以藝麻析薪為言魯安所逃其責而窮醜極惡則文姜與襄公任其咎也鞠者合其皮而成毬傳曰攬革為鞠言其合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禮義非以求大功也而有禮義者大功可馴致脩德非以求諸侯也而有德者諸侯將自歸安有志大心勞之患今襄公無禮義而不脩德是無其本矣無其本而切切然望大功之立諸侯之從無是

道也

無田

田

甫田維莠

九

驕驕無思達人勞心忉忉無田

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達人勞心怛怛

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達人者心忉忉揚雄引是詩去四字加二字而詩意自明猶孟子引孔子說烝民加二故字加一必字一也字詩人之旨洞然明白聖賢說詩不辭費如此甫田大田也達人諸侯也莠稂莠也驕驕盛貌桀桀出貌忉忉憂而勞也怛怛憂而傷也詩人謂治大田者莠不可除徒勞其力求諸侯者遠莫能得徒勞其心使襄公能以禮義治其國有德裕乃身則大功可立達人可致

矣

婉

阮於

兮

力兮

總

角

古

兮

未

幾

居

見

兮

突

而

弁

兮

婉

孌

少

貌

總

角

聚

兩

髦

也

卬

總

角

之

貌

弁

成

人

之

求

速

成

者

襄

公

之

求

大

功

求

諸

侯

猶

童

子

効

成

人

之

冠

也

突

卒

相

見

之

貌

總

角

未

幾

而

突

見

其

弁

童

子

効

成

人

之

求

速

成

者

襄

公

之

求

大

功

求

諸

侯

猶

童

子

効

成

人

之

冠

也

突

卒

相

見

之

貌

總

角

未

幾

而

突

見

其

弁

童

子

効

成

人

之

求

速

成

者

襄

公

之

求

大

功

求

諸

侯

猶

童

子

効

成

人

之

冠

也

突

卒

相

見

之

貌

總

角

未

幾

而

突

見

其

弁

童

子

効

成

人

之

求

速

成

者

襄

公

之

求

大

功

求

諸

侯

猶

童

子

効

成

人

之

冠

也

突

卒

相

見

之

貌

總

角

未

幾

而

突

見

其

弁

童

子

効

成

人

之

求

速

成

者

襄

公

之

求

大

功

求

諸

侯

猶

童

子

効

成

人

之

冠

也

突

卒

相

見

之

貌

總

角

未

幾

而

突

見

其

弁

童

子

効

成

人

之

求

速

成

者

襄

公

之

求

大

功

求

諸

侯

猶

童

子

効

成

人

之

冠

也

突

卒

相

見

之

貌

總

角

未

幾

而

突

見

其

弁

童

子

効

成

人

之

求

速

成

者

襄

公

之

求

大

功

求

諸

侯

猶

童

子

効

成

人

之

冠

也

突

卒

相

見

之

貌

總

角

未

幾

而

矣

婉

阮

於

兮

力

兮

總

角

卬

古

兮

未

幾

豈

居

見

兮

突

而

弁

兮

婉

孌

國之患詩人原其過由於魯桓公微弱不能制文
 姜以至於此故作敝笱載驅猗嗟三詩分刺齊魯
 二公與文姜如法家分別眾罪敝笱一詩乃文姜
 之罪狀也使魯公能防閑而文姜可制則二國之
 患息矣

敝笱在梁其魚魴房鰈古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如雲敝

笱在梁其魚魴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

其魚唯唯維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為梁釋之者曰梁水偃也以
 笱承其空然則施笱於梁所以捕魚也以譬魯公
 也孔叢子曰衛人釣于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陸

氏曰魴似魴而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
 魚得魴不如啗茹且魴本魚之美者今鰈與魴皆
 似魴而非魴雖大而非美且唯唯出入不制以譬
 文姜若大而難制而其行之不美為人所賤笱固
 不可以得大魚而況於既敝乎此魯公所以不能
 制文姜公然反歸于齊恣為醜行其從之者如雲
 之紛亂如雨之眾多如水之就下皆略無忌憚卒
 之魯公則見殺於齊齊公則播惡於民皆由文姜
 之故此詩之所以分刺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
 也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春秋魯莊公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
春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
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
齊侯于穀此皆莊公之時齊襄公恃莊公為己之
甥往來略無顧忌春秋既書而深貶之詩人作載
驅以分別謂襄公無禮無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播其惡於眾而不知恥此為襄公之罪狀
明矣

載驅薄薄

普各算第

弗

朱韉

郭若

魯道有蕩齊

驪

力濟

子

垂轡灑灑

乃

魯道有蕩齊子豈

改

薄薄疾驅之聲也算第者以算為蔽車之第朱韉
者以朱飾皮為第之副四驪謂四馬皆驪色濟濟
而齊也垂轡為轡之垂者灑灑而眾也此言襄公
盛其車服疾驅而來魯既蕩然無法制故齊子發
夕謂文姜宵逝而往會齊子豈弟謂文姜安然樂
易而無慙也

汶

問

水湯湯

章失

行人彭彭

必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

水滔滔

行人儻儻

表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委蛇曲折行齊魯二境之間
多在齊之南魯之北行人自齊而來者指所從之
人也湯湯溢也滔滔漫也彭彭張也儻儻眾也皆

狀其在於通道大都之間所見如此魯既蕩然無法制故齊子翱翔于彼遊教于彼不知其可醜也一章曰發夕則以宵而逝猶有自報之意二章曰豈弟則安然樂易已無自歉之色三章曰翱翔則徊翔從容而後去四章曰遊教則遊觀愜適而忘反雖指齊子而言襄公無禮無義之迹不可掩矣是詩四章皆賦也

猗於且下同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春秋魯桓公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謂文姜

來嫁也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謂莊公始生也至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齊侯通焉則莊公非齊侯之子年月可考矣聖人既書於春秋而猗嗟之序謂人以為齊侯之子不刪去何也蓋深責莊公無防閑之道人目以為他人之子是誠可愧恥此莊公之罪狀也

猗嗟昌兮頎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歎美之辭也昌盛也謂其年之盛也頎長也謂其身之長也抑若揚兮謂抑揚之中節也抑若揚猶言子若孫古語多然美目揚兮謂其瞻視之

明也禮記云揚其目而視之巧趨踰兮謂其步趨之巧也射則臧兮謂其射之善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名稱也取其才藝之可稱也美目清兮謂其目之清明也儀既成兮謂其儀之備也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謂其射之有準的也以皮為侯畫以為正三分侯廣正居其一其內皆方二尺射不出正則有準的矣展誠也謂其誠宜為我甥也說者謂鵠與正皆禽名鵠即鴻鵠也一舉千里正鵠之省文也方言齊魯以題肩為鳴月令征鳥厲疾釋者謂征

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鵠高遠而難中鳴健黠而難中故射者取以名其的焉天子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損玄黃大夫士又去白以朱綠為飾侯之為義其說不一射義云天子大射謂之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得為諸侯射不中不得為諸侯此一說也考工記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謂命之為侯而射之者示其諸侯有不服亦似此誅伐之也此亦一說也或以為史記衛青傳斬胡王漢書以胡為侯又傳記多讀侯作胡為胡者北戎之總名今射圃必架蕃屋縛藁為

胡人之狀而射之蓋以其叛服無常服則侯禮待之叛則誅擊之也又取熊虎豹麋鹿豕豸為飾者亦以其類視之也其說頗合於弧矢威天下之意姑存之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雪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變兮婉兮皆壯好之貌歎其貌之好眉目清揚也舞則選兮謂其舞之齊於樂節也射則貫兮謂其射之貫習而必中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反復也謂其乘矢之發皆復得其故處可用以禦亂惜其不用也此章歎美之辭重複不厭而寓意於禦亂

之二字語若緩而不切亦理之所難行也蓋二國之亂以莊公言之內則母也外則舅也詩人安得直以禦亂之事責之故微寓其意焉序詩者發之曰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則莊公之罪著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九
 逸齋
 左氏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則魏者周
 封同姓之國也至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
 地賜畢萬錄詩者不與晉之滅魏故加魏於唐之
 上與邶鄘先衛之義同也不然則周轍既東所望
 伯主率諸侯以獎王室者晉宜次於齊矣邶鄘皆
 衛詩蓋作於邶鄘既滅之後魏雖并於晉而其詩
 則作於未亡之前所以邶鄘之詩皆謂之衛而魏
 詩自為魏也魏舜禹之故都晉堯之故都在雍冀

詩補傳卷第九

國風

逸齋

魏

左氏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則魏者周
 封同姓之國也至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
 地賜畢萬錄詩者不與晉之滅魏故加魏於唐之
 上與邶鄘先衛之義同也不然則周轍既東所望
 伯主率諸侯以獎王室者晉宜次於齊矣邶鄘皆
 衛詩蓋作於邶鄘既滅之後魏雖并於晉而其詩
 則作於未亡之前所以邶鄘之詩皆謂之衛而魏
 詩自為魏也魏舜禹之故都晉堯之故都在雍冀

之間三聖人皆有儉德遺風百世未泯故魏晉之詩褊隘吝嗇亦大略相似以此見儉雖美德而用之不中禮者安能無弊此聖人所以存之使後世有考焉

葛屨

俱具下同

刺褊

必也

魏地陋

洽隘

懈於

其民機巧趨利

其君儉嗇

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是詩語簡而意多且其章句參差不齊惟據序文為解詩意自明舊分六句為一章五句為一章似不相屬今以四句為一章七句為一章乃合序義

糾糾

古黝

葛屨

可以履霜

摻摻

所街

女手

可以縫裳

此章言魏地既陋隘其民窮於衣食故機巧之心

生急於趨利夏當用葛屨冬當用皮屨且霜降則百工宜休今魏之男子穿糾糾繩繚之葛屨履霜而不遑休息未嫁之女宜深居幽間自治女工而魏之女子以摻摻纖弱之手出而為人縫裳凡以急於趨利故也今所至通都大邑窶人之家男子則祁寒奔走於道路以販鬻為業女子亦不蔽藏至出市井為人刺繡之類恬不以為怪獨詩人創見魏之民俗故本其所自而刺之

要

於

之褊

紀

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避

佩

其象

帝勅

其象帝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上章既言民之機巧趨利故此章言由於魏君儉

言補卷九
四十一
甘分
嗇褊急以化之要褻也褻領也裳則有要衣則有
褻此言其君之衣裳也提提安也宛遜辟貌遜而
辟之者必左此言其君之容止也掃以摘髮以象
為之貴者所用此言其君之佩飾也衣裳僅備要
褻不用狐錦佩飾止言象掃不及珠玉容止惟務
左辟不敢當主皆形容魏君簡素卑折猶為儉嗇
之故未可譏也維其中之褊急無德以稱其位是
可刺也好人猶言君子今人亦呼尊貴者為好人
疑出於此詩人以衛之莊姜為碩人以周之賢者
為美人亦此類也以序之言求詩之意而魏之君
民一時風俗備見於數語若可圖畫序之有功於

詩者如此是詩二章皆賦也

汾

扶

云

沮

子

如

頽

刺

儉

也

其

君

儉

以

能

勤

刺

不

得

禮

也

序言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而詩專言公族之
官蓋公族之官所掌人君之家事猶言吾君之家
雖儉而能勤但不中禮耳是詩疑為晉詩蓋儉而
不中禮既近於蟋蟀之所刺汾水又出於晉公族
亦為晉官豈晉既并魏之後得此詩於魏之故地
歟

彼

汾

沮

洳

言

采

其

莫

墓

彼

其

記下

之

子

美

無

度

美

無

度

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
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蕢續彼其之

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沮洳下濕之處也一方水之隅也一曲水之阿也
莫菜名也疑可食桑柔桑也以食蠶蕘水蔦也疑
可餌彼其之子指公族之官也美無度言美不可
量也美如英言美如草木之華也美如玉言美如
玉之可珍也晉成公官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
爲公行趙盾爲旄車之族以其主君之旄車故亦
可謂之公路然則公路公行一等官耳夫公族之
官所任者君之同姓不爲卑且賤矣而自往沮洳
之地水之一方水之一曲采所食之莫所用之桑
所餌之蕘可謂儉而且勤矣儉而勤固不失爲美

但殊異於尊貴者之所爲此所謂不得禮也不斥
言君而言公族之官詩人之微意故序詩者發之
是詩三章皆賦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
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魏國雖小尚可爲也而其君惟務儉嗇故不能用
其民民既不可用則上之德教何由行哉日以侵
削固其理也

園有桃其實之穀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我知者謂
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

四·四
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雖小有桃可以為穀有棘可以為食猶國雖小亦有民力可用凡上之所須皆用民力也奈何魏君靳靳然儉以嗇不知取予之宜而民不復肯出力應公上之須殆無以為國矣所以為鄰國之侵削不能自保此為士者之所深憂既歌謠以著其情又行國以寫其憂言無可與告語也詩人申言彼不知我之憂者以我之言為驕慢以我之言為非中又從而誚我曰彼君之所為是矣而子獨言之何哉若是則舉國無知我者矣徒思無益也憂

國之十惓惓如此而上不之察此魏之所以已可以為永鑒矣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陟岵戶下同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朝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魏地迫小而數侵削故為大國之役不敢不受命獨其民之父母兄弟離散為可憫耳此陟岵所為作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岵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

無死

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山脊曰岡行役之夫始陟岵而望以為有草木之蔽而未見也次陟屺以望雖無草木猶未見也卒陟岡以望而終無所見則情彌切矣於是思欲行之時父戒我曰早夜無自己尚謹之哉庶幾來歸無以不力而見獲也母戒我曰早夜無嗜寤尚謹之哉庶幾來歸無以逃役而相棄也兄戒我曰早夜必偕作尚謹之哉庶幾來歸無以犯令而誅死也上與尚同見獲於敵曰止兄不行而弟行故父母之命已實季子也國已危民已困而父母兄弟猶能相勉如此信先

王之澤未泯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古者一夫皆受田百畝而五畝之宅牆下必有桑此先王之制也魏既為大國侵削民至無所居豈當責之先王之制詩人形容其迫小之甚故舉十畝為言若曰十畝之間居者相依為生且宅且桑至無所容所以思去故國而不可止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閑閑人情解緩之貌泄泄人言雜沓之貌言十畝之內外土狹而民眾故桑者情態如此幾無所措

手足矣故皆欲相率而同歸故曰還相率而同往
故曰逝聖人存此詩蓋責以先王盛世建國親侯
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伐命方伯連帥以治之
誠如是則魏雖削小猶可存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爾

詩人本以是詩刺貪謂在位者皆貪鄙之人無功
而得祿而君子乃不得進仕失其所矣非謂君子
自為伐檀之事也

坎坎若感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纏猗
於宜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兮不狩不獵胡瞻

爾庭有縣左下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丹兮坎坎伐

輻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唇兮河水

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素兮

坎坎伐木之聲也猗語辭也書斷斷猗無他技大

學猗作兮檀木之良者可以為車之輪輻今乃伐

而寘之無用之地河之干之測之漘皆水厓也河

水雖清且成文大為漣小為淪徑為直要之檀不

宜水不可用於河猶君子不得進仕俾之家食非

所宜也一時在位皆貪鄙之人無功於國而受君
 之祿如未嘗稼穡而取禾未嘗狩獵而懸獸不知
 愧恥一夫之居曰廛受田百畝三百廛謂取三百
 夫之禾也十萬曰億圓廩曰囷皆言其多也貉子
 曰貍獸三歲曰特鶉鷓之屬也言禽獸之多也若
 君子之人義不空餐寧肯去彼而取此耶素餐素
 食素餐初無異義再三歎之且以協音韻耳是詩
 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碩鼠刺重斂呂驗下同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
 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重斂孟子所謂大桀小桀者是也不脩其政孟子

所謂無政事也蠶食桑無時而饜盡而後已喻重
 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
 畏者莫切於此序詩者發明風人之旨窺見物理
 之妙皆此類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下同女莫我肯顧逝將
 去女適彼樂洛下同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
 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
 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
 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毛戶
 黍也麥也苗也皆鼠貪食之物也戒之無食猶望
 以其恤我而止也貫習也民困於重斂而有離心

必俟三歲而後決去者亦冀恤我而至三歲之久
 習見女之重斂不改其初則無復顧我無復德我
 無復勞我矣於是始往而決去求樂土樂國樂郊
 而歸之庶幾得我所得我直而已未知誰復能繼
 此長號以告吾君乎蓋猶有不忘其君之意此詩
 人所以為忠厚之至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十

國風

逸齋

唐

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
 水至子燮改為晉侯曾孫成侯又南徙曲沃穆侯
 以後又徙於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在平陽東及
 武公復都絳堯當九年洪水之災下民其咨萬國
 不粒故身居茅茨土階之宮飯土簋歃土鉶聖人
 之儉蓋以濟時之不及非苟然也至其所以治天
 下者典謨所載備矣曷嘗不中禮哉晉在堯所居
 遺風猶存其君子則深思其小人則儉嗇猶為善

俗也而為之君者亦復鄙吝拘迫不及遠慮故詩人閔之而變風作焉謂當周共和之時其君則僖侯也

蟋同蟀下刺晉僖公也儉不中丁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洛下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晉之為晉久矣而詩猶謂之唐蓋具二美焉一則以堯之遺澤在人心者萬世如一日故存唐之名示不忘堯也二則以見聖人之思古故凡有古之名號存於世者不輕變易也蟋蟀之詩蓋閔僖公

居國君之位廢國君之禮既過乎儉不適於中徒為自苦不能有益苟能深長思之亦當為國以禮而堯之遺風不墜矣

蟋蟀在堂歲聿允其莫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直無

已大康職思其居據好呼樂無荒良士瞿瞿俱蟋

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蟋蟀在堂役車其休

今我不樂日月其惱吐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也邁遠也悞過也為國君者當此之時尚不能自
虞樂則日月之去且遠且過矣言不可緩也詩人
既欲其君之自虞樂又慮其樂而忘反則過猶不
及故又戒以康樂不可大甚職思謂思其職也其
居謂思其所居之位也其外謂思其患生於意外
也其憂謂思其憂生於所樂也好樂無荒深戒其
樂不可極也良士謂善士似指在朝之臣而言謂
當人君虞樂之時在位之善士苟能瞿瞿然却顧
蹶蹶然動而敏於事則可以休休然安逸而無患
矣玩味一篇之旨真所謂憂深而思遠也是詩三
章皆賦也

山有樞烏侯下同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
不能有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所掃蘇報
政荒民散將以危三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
作詩以刺之也

晉儉陋之弊至昭公極矣在僖公之時詩人固已
憂之然未若此詩尤為迫切也序詩者推言其弊
之由起謂不能脩道以正其國也政者正也道者
政之本也本之不脩則無其政何以正其國故有
財則不能有用有鍾鼓則不能自樂有朝廷則不能
洒掃此之謂政荒國政既荒則民散而之四方危
亡將至故為四鄰所窺而昭公猶不悟是誠可刺

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朱以

樞刺榆也榆之白者為粉皆榆類也特生有山隰之異爾曳者曳而行也婁者弊壞也謂曳而至於壞也南楚凡人貧衣破謂之襍裂古人用字多從省故省衣作婁如要之襍之當作衣旁要之類是也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詩人謂山則有樞隰則有榆皆可用也而昭公有衣裳不能曳婁有車馬不能馳驅一旦宛然而死他人當取之為愉樂也

山有栲考隰有杻九女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

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杻也杻攄也可為弓材以水曰洒以帚曰埽動之曰鼓擊之曰考他人是保謂保而有之也

山有漆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漆可以造器用栗可以為籩實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憂勤則閔日似短逸樂則引日似長他人入室謂入而居之也三章之意皆同惟他人是保切於他人是愉他人入室切於他人是保詩人之言申復如此愛君之意有加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

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鳥毒下同沃盛疆

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穆公之子成師昭公之叔父也昭公以沃之大邑

封成師已無遠慮且不知人矣而詩人刺之欲其

早為之所與祭仲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之事類

也莊公之失在小不忍昭公之失在弱而寡謀外

則鄰國窺之而不能悟內則國人將叛而不之察

序詩者謂之微弱信乎其為微弱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博從子于沃既見君

子云何不樂洛揚之水白石皓皓古素衣朱繡從子

于鶴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浮揚之水淺緩無力以喻昭公之微弱白石堅頑

之物以喻沃之盛疆水既淺緩則堅頑之石鑿鑿

然鮮明皓皓然潔白而水粼粼流於石間以喻沃

盛疆之迹已著見如石而昭公之微弱如水流石

間也黼領謂之褱繡謂繡刺以為黼郊特牲云繡

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桓叔在沃服素衣繡

黼之褱是僭諸侯之服也鶴亦曲沃邑名在邑而

服侯服國人宜惡之乃反以為美皆欲從之以為

可以樂而無憂則桓叔之所為必有以要民譽而

收衆情故國人聞桓叔叛逆之命不敢以語人恐其或致人言以害其成也此皆將叛之辭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煩下行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以春秋左氏傳考之昭公封成師於曲沃乃魯惠公之二十四年至魯莊公十六年曲沃伯為晉侯蓋幾七十年詩人於昭公之世已知沃之子孫將有晉國非君子知微知彰不能為此言也沃之脩其政多歷年所中間屢有篡奪之禍而昭公以來略不知所為備至於失國而後已此可以為永鑒

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記下之子碩大無朋椒聊

且子餘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九升六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之為物其實易蕃聊之為言略也謂略言之可以盈升盈八升也古者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兩手曰八升則八升大於升矣之子謂桓叔也碩大無朋謂無與比也碩大且篤謂篤於政也椒聊且且語助也謂此特略言椒耳若論其條之遠則蕃衍不啻升八升也詩人申復歎其盛大昭公獨不知慮之何邪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綢直留繆下同

三侯

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國亂則征役無時賦斂無節民既不得安居且乏貨財不能備禮此昏姻所以失時也綢繆之詩蓋述當時怨曠之人思不期而會與野有蔓草之詩意同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邈

戶迨

胡子兮子兮如此邈迨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采薪者必綢繆整束乃不散芻楚亦然猶昏姻合二姓必有禮以綢繆之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

十月也在隅謂在東南隅十一月十二月也在戶

謂直戶正月也束薪既喻昏姻三星則記昏姻之

時自十月至正月皆可以行禮過此則失時矣詩

人原其失時之由謂因無禮以綢繆故先取束薪

而次言三星也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見此邈迨見

此粲者女語其夫以為良人男語其妻以為粲者

邈迨則不期而會詩人互言之以見一時怨曠之

男女多不以禮而苟合故歎之曰子兮子兮如此

良人何如此邈迨何如此粲者何傷無以救其亂

也秦風曰厭厭良人國語曰女三為粲是詩三章

皆比而賦之也

杖徒細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政必爾

曲沃之為晉禍六七十年間篡逆者四五則其寡助也至矣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晉為曲沃所并寡助之驗也故詩人原其故謂由人君不親宗族骨肉離散全無兄弟手足之助此其所以亡也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私獨行踽踽禹俱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志焉人無兄弟胡不七利焉有杖之杜其葉菁菁子獨行裊裊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

飲焉

杖特生貌杜赤棠也杜雖特生猶有葉湑湑然潤澤菁菁然茂盛以自蔽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君乃不能親之至獨行踽踽無所親眾眾無所依可謂孤立矣故詩人曉之曰豈無他人可用莫若同父同姓者譬之身之骨肉相資以生本之天性非他人可比因歎彼行路之人何為不相親比謂非骨肉人各有心故也人之無兄弟者何為他無飲助謂非骨肉各親其親故也詩人申言之責之深愛之至也序曰刺時則非昭公一君為然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晉之諸臣尸位素餐不聞以民事言於上者故羔裘刺之終篇皆責以不恤民之言作是詩者蓋與在位之人有舊好是以原其為民設官之意告之冀其必聽也

羔裘豹祛起居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

豹褰徐救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報乎

羔裘君臣所同服也祛袂也褻飾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謂人君純用狐而不加飾也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褻謂大夫士以豹飾其袂也羔裘以視朝狐裘以燕居狐裘猶飾以豹則羔裘可知也詩人

指在位之臣謂國家設卿士大夫之位豈徒然哉蓋以為民也在是位而服是服當自我人而安之自我人而察之則足以稱其服矣居之為言安也謂安其生業也究之為言察也謂察其疾苦也安其生業察其疾苦皆恤民之事也居居則安之又安也究究則察之又察也凡詩人重言皆不已之意也作詩者既與在位之人有舊好故申複告之曰我不以恤民之事語他人獨以語子者謂與子故舊且相好是以不嫌於彊聒也子其可忽吾言而不聽哉是詩三章皆賦也

鴟

保下

鴟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

役不得養亮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晉五世之亂自昭公至武公數十年始定謂潘父

弒昭公晉人立其子孝侯一世也莊伯伐翼殺孝

侯晉人立其弟鄂侯二世也莊伯伐翼鄂侯奔隨

王命虢公立其子哀侯三世也武公伐翼逐哀侯

晉人立其子小子侯四世也武公殺小子侯王命

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武公又殺之五世也亂之久

也如是則君子亦不免下從征役不得孝養厥父

母此鴛羽所以刺時也

蕭蕭鴛羽集于苞栩况王事靡盬古同不能藝魚世

稷黍父母何怙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蕭蕭鴛翼集

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

曷其有極蕭蕭鴛行戶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

稻梁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鴛連蹄性不木止今集于木不得其所矣羽也翼

也行也舉鴛之同類以喻眾君子也相杼也棘也

桑也皆以苞言謂雖叢生非鴛之所宜處喻君子

不當從征役也說者謂煮海為鹽煮池為鹽鹽苦

而易敗故取以為言孔氏謂盬與蠱字異義同蠱

害器敗穀皆曰蠱二義皆謂廢敗也王事靡盬謂

王事不可廢敗故君子不得藝黍稷稻梁父母何

恃而得食人窮則反本於是呼天而告之曰何時

得其所乎何時止此役乎何時反其常乎語意雖切不敢怨其上詩人之忠厚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改晉國其大夫為于之請命乎天子之使吏而作是詩也

晉武公以兵力并宗國其罪著矣又因天子之使而請命此何禮哉詩人美之聖人存之蓋猶賢乎已耳昔者陳司敗問昭公孔子對之曰知禮人皆謂昭公實不知禮孔子不欲言君父之失而歸過於己以為聖人之謙厚竊謂未盡聖人之意蓋取同姓為非禮固也諱之謂之吳孟子猶有畏禮之心焉能充是心將至於不犯非禮雖謂之知禮可也然孔子於此儻不受其過則後世不復以取同姓為非矣故聖人引咎之一言在當時不失為謙厚而愛禮之意使萬世之下知禮之不可廢聖人豈苟言哉刪詩存無衣之篇亦此意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降殺以兩諸侯之服無所為六者說者謂變七言六謙也謂不敢必求侯伯七命之服得受六命之服列乎天子之鄉猶愈乎否然天子之鄉六命出封則加一等衣服亦如

之此諸侯衣服無以六為節之證也意者詩人一
 時吟詠必協音韻不暇深考禮制既喜其能請命
 乎天子謂他人雖有衣服不如武公之衣服以七
 為節者既安而且吉固足為美就使降一等以六
 為節亦安而且燠不以為歉也尊王之意出於人
 心者如此聖人安得不存之是詩二章皆賦也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
 賢以自輔焉

武公兼并宗國屢相殘賊宗族誰敢相親者可謂
 寡特矣偃然自以為能不知求賢者為輔翼是誠
 可刺謂其不能親親故不能用賢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

呼報

下同之曷飲

於鴉下同

食

嗣下同

之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

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杖特生貌杜赤棠也子澁而酢道左謂道之側也
 道周謂道之曲也杜雖味不美以其近乎人往來
 之地故猶有君子取而食之噬食也因欲食杜遂
 肯適我而來遊以喻武公既寡特如杜不能如杜
 生於近人之地謂不親賢也不能如杜有實之粗
 可食謂無其禮也果能親賢以自近有待賢之微
 禮亦必有賢者肯來食其祿而為之助矣今不能
 然是心不好賢也苟中心好之何不為飲食之禮

四百九
詩補傳卷十
以待賢者乎詩人刺武公會杜之不若也是詩二
章皆比而賦之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浪息矣

以春秋左氏傳考之魯莊公二十八年晉代驪戎
閔公元年晉侯滅耿滅魏二年晉伐東山臯落氏
僖公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晉侯圍上陽滅虢執
虞公八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此好攻戰之實也
國人多喪非死也謂遭亂離夫婦相失詩人之
辭可見也

葛生蒙楚藪廉下蔓于野予美此誰與獨處葛生
蒙棘藪蔓于域予美此誰與獨息

葛之生蒙於木藪之生蔓于地以喻夫婦相依以
生今予之所美者既亡失矣誰與我同處獨處而
已誰與我同息獨息而已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
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
歸于其室

角枕之粲然錦衾之爛然追思前日夫婦相得之
樂今既亡矣誰與我同此衾枕獨不寐以達旦耳
日之長莫若夏夜之長莫若冬憂思之人於晝夜
之長時尤不能堪故反覆言之於是誓之曰生不
可復合猶冀於死後來歸于我之居室庶幾不負

同穴之志也是詩五章前二章比而賦之後三章賦也

采苓

力丁下同

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晉獻公好聽讒惟驪姬之事為最著由詩人之言考之正指其事也

采苓

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

之然下同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

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

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苓大苦即甘草也苦苦菜也葑須菜也以喻讒人

之言首陽山名之巔山上也之下山下也之東山陽也皆顯明之地凡譖人者懼君之不見聽反受其禍必於幽闇之地徐進其說今獻公既好聽矣故讒人不復懼乃於顯明之地公然言之苓之味美苦之味惡葑之味上美而下惡蓋善為讒者始以甘言投之以譬則苓也繼以苦言動之以譬則苦也終則甘苦之言並進以譬則葑也讒言如此則不聽者鮮矣况好聽者乎采苓采苦采葑皆重言之亦以見讒人之言不一而足也案國語驪姬始請申生處曲沃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做無辱此以甘言投之也繼以夜半而泣曰

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行彊於君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此以苦言動之也終則曰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君盍老而授之政而行其欲乃其釋君此甘苦之言並進也申生亦謂狐突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潛在中矣君故生心獻公果殺申生逐羣公子詩人之言信如著龜不可忽也三章申言之言不可苟信不可苟與不可苟從固當舍之然亦不可苟不然其言而但已當察其言胡為而得則讒者當知懼矣詩人刺其好而戒其審庶幾其悟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十一

國風

秦

逸齋

季札觀樂詩之次第秦處魏唐之上聖人刪詩以秦次唐豈無其說意者秦為隴西之國與戎雜處既不用周禮至以人從死夫不用周禮是不能用夏變夷以人從死是變於夷者也顧乃盛甲兵好攻戰蓋有吞并諸侯之漸聖人見微知著降其次而示貶有合於春秋中國用夷則夷之之意況秦乃伯翳之後伯翳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裔孫非子養馬於汧渭封為附庸

邑之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始命為大夫變風遂
 作其不足以處魏唐之上明矣秦仲之孫襄公當
 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乃以岐
 豐之地賜之列為諸侯遂有宗周畿內八百里之
 地其封域在荆岐終南之野至德公又徙於雍其
 民厚質尚氣槩先勇力蓋其土俗然也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秦仲未為諸侯謂之始大蓋視其先為大耳車馬
 禮樂侍御皆昔所未有故國人創見而美之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阪有漆
 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洛下逝者其耆

節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
 者其亡

鄰鄰衆車之聲言車之多也白顛馬之的顛言馬
 之良也寺人內小臣言使令之不乏也漆可以為
 飾栗可以為食桑可以為衣楊可以為宮室器械
 言禮之材用甚備也瑟者常御之樂簧者笙之屬
 言樂之絲竹不闕也國人始見車馬之盛既已喜
 之故欲往觀焉猶未得見其君也見其侍御之人
 使令之衆則又喜之於是相與言曰車馬如此禮
 樂如此侍御如此及今不能為樂過此以往則老
 且死矣蓋喜之之甚欲其君及時自虞樂也是詩

三章皆賦也

駟驥田結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洛焉

平王始命襄公為諸侯國之初政未有聞焉遽為田狩之事園囿之樂若可刺矣而詩人美之聖人存而不削何哉蓋秦並西戎以馳逐射獵為俗夫馳逐射獵者乃攻戰爭奪之習也平王喜其一時之功遽命之自取周地襄公果能以田狩園囿之事投國人之所好而用其人卒之成富彊而傾周者秦人也聖人存之亦以譏周室不能慮其始而遂命之耳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子從公于狩奉時辰

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捨拔蒲則獲遊于北園四

馬既閑輶由車鸞鑣彼載驗驗力歇驕許喬

駟驥孔阜者謂四馬皆驥驪純色而且大也六轡在手者謂二轡納於轅而在手者六轡也馬既良壯不勞轡策而親媚之人又相從出狩為之左右此言御之善也奉時辰牡者虞人翼此時節所宜之牡獸以待公之射也辰牡孔碩謂所翼之獸皆甚肥碩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謂左右惟公所命舍矢則獲獸也拔矢末也鏃為首故拔為末此言射之精也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驗歇驕者謂田狩既畢因而遨遊於此北園馬既閑習

車又輕利鸞宜在衡今乃置鸞於鑣犬宜在地今乃載犬於車皆田獵之餘也爾雅釋獸謂犬長喙曰獫狁短喙曰獨獠今田犬長喙誠然短喙非田犬也意爾雅因毛氏之說故改歇驕皆從犬以合之改字何所不可要之不若謂犬性驕逸以車載之所以歇其驕逸也韓愈畫記有擁田犬者說者取之謂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則歇驕不得為短喙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秦襄公備兵甲以討西戎征伐不休幾於黷武矣

國人宜厭之否則譏之今乃矜其車甲婦人雖閱其君子亦無嗟怨之辭詩人且以為美何哉案史記周厲王時西戎叛滅犬丘大駱之族大駱者乃秦祖非子之所自出也至宣王命秦仲為大夫誅西戎又為西戎所殺宣王嘗命秦仲之子莊公破之矣已而復熾遂與申侯同伐周弒幽王襄公以兵救周有功然則西戎者乃周與秦不共戴天之讎也故平王命襄公為諸侯以討之曰討之者以天子命討君父之賊仗大義而復世讎合天理而順人心矧秦人尚氣喜勇宜乎樂為之用也

小戎 伐 錢

收五檠 木

梁輶 陸

留游環脅驅陰勒塗 沃

續

文茵因暢穀穀亮穀谷駕我騏其鼻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戎國之大事也詩人謂之小戎學者求其說而不得乃謂元戎為大裨將為小且是詩方美其甲兵之盛乃捨元戎而獨論裨將豈理也哉竊意小戎名篇摘取首章之語蓋論車之大小耳案考工記有兵車有田車有乘車至車人又有大車羊車拍車之異名釋者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詩王風有大車之篇易坤卦有為大輿之說皆謂乘車也乘車為大則兵車為小此小戎之說也小戎倭收者收軫也取收斂載物之義釋周禮者謂兵車之

深四尺四寸而大車深八尺則兵車之軫比大車為淺故謂之倭收五檠梁輈者輈輈也車之有輈如屋之有梁故謂之梁輈五檠者懼輈之不堅故五分其輈以皮束之其文歷錄故謂之五檠游環脅驅者以韋為環束服馬驂馬之外轡以其游於服馬之背故謂之游環以韋帶前繫於服馬之衡末後繫於服馬之軫以其當服馬之脅故謂之脅驅游環所以制驂馬之外出脅驅所以禦驂馬之內入如此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矣陰鞞蓋續者陰蔽也鞞韋帶也以板橫側車前及左右以蔭蔽車軌故謂之陰以韋帶四各繫於驂馬之衡而兩

四百廿一
中順
之故謂之鞞左氏曰兩鞞將絕是也續者鞞端之
環也塗者以白金灌沃之也故謂之塗續文茵暢
轂者以虎皮為車中之褥有文之可觀故謂之文
茵釋名曰車中所坐也以虎皮為之有文采是也
轂者眾輻之所湊釋周禮者謂兵車之轂長三尺
二寸大車之轂尺有五寸則兵車之轂比大車為
長故謂之暢轂駕我騏驎者說文曰青驪文如博
碁曰騏爾雅曰馬右足白曰驪左足白曰驎言念
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者婦人閔其
君子有德如玉之溫以征西戎之故在彼板屋思
念亂其心曲也漢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安定北地

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為西戎之居明矣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留是中騶古花驪是驂龍盾

允順之合塗以艘古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

期胡然我念之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者四牡即兩服兩驂言其壯
也四馬八轡驂馬兩內轡繫之艘納在手六轡耳
騏驎是中騶驪是驂者青驪如碁曰騏赤身黑鬣
曰驎黑喙曰騶深黑曰驪以騏驎為中服以騶驪
為外驂也龍盾之合者盾以木為之畫龍於上合
而載之為車蔽也塗以艘納者說文曰艘環之有
舌者軌之艘以白金為飾繫於軌前也言念君子

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者婦人閔其君子在西戎之邑以何時為歸期使我思念也

伐駟孔羣求矛塗徒鎛對蒙伐有苑虎亮韞魯交韞二弓竹閉緄本古登滕直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

於良人秩秩德音

於良人秩秩德音

伐駟孔羣者謂以薄金為甲以介馬詩曰駟介旁旁左氏曰不介而馳皆謂馬當被甲也孔羣者言其甚馴而可羣也求矛塗鎛者矛有三隅謂之求鎛鎛以白金謂之塗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鎛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鎛釋者曰銳底曰鎛取其鎛地平底曰鎛取其鎛地蒙伐有苑者伐中干也蒙雜

羽於上有苑然之文也虎韞鏤膺交韞二弓竹閉緄滕者韞弓室也以虎皮為之而以金鏤飾其膺也說文曰韞弓衣也膺胃也謂弓室之胃也爾雅金謂之鏤交二弓於韞中以竹為韞以繩約之也釋周禮者謂弓緄於韞者為發絃時備損傷也且引是詩為證而改竹閉為竹韞蓋竹閉乃緄弓之物加繩以約之也言愛護之至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者厭厭祝其功名安而且久秩秩祝其功名有常不敗蓋秦能使民好戰不獨男子為然雖婦人閔其夫豈特欲其歸且祝其寢興無恙長保其功名此所以終能取周之地

惜乎不能用周禮以矯揉其好戰之俗故卒以此
亡然則小戎之詩在當時固可以為美在後世祇
可以為戒歟是詩三章皆賦也

蒹古恬葭加下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

焉

秦襄公始受周命得為諸侯當用周禮以變戎狄
之俗而後國可安也昔齊嘗問魯於仲孫湫曰魯
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
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然則秦不用周禮無
其本矣何以固其國哉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蘇路洄同

同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
白露未晞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
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
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
在水中沚

蒹葭蘼蘆也蒼蒼方盛貌淒淒則已成矣采采則
可取矣然必待霜而後堅實今露猶未霜露猶未
晞露猶未已以喻秦雖已為諸侯未能用周禮以
變國俗詩人知其無以固其本矣荀卿曰人無禮
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又曰從
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

不從者亡詩人以水譬禮伊人謂彼國人也一方水之一隅也水草交曰湄水涯曰涘喻人必由禮惟禮為近人也逆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涉曰溯游謂不以禮而治人則險而遠譬之逆流而上其道既阻且長言非易至也且躋言非登陟不能至也且右言非右助不能至也以禮而治人則易而近譬之順流而涉自一方而至中流自湄而至中坻自涘而至中沚可坐見其至也宛坐見貌詩人申言用周禮則民順而治民邦之本也民順治則邦本固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序有能取周地之言案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曰戎無道奪我岐豐秦能攻殺戎即有其地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然則襄公雖未能自取周地既有王命矣秦之大夫以王命為重故併受顯服而美之以為秦自襄公已得周地且受侯服不曰美而曰戒勸正以周地雖有王命尚為戎有戒其無負天子之託而勸其必取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

繡裳佩玉將將七壽考不忘

終南一名中南周之名山也條稻梅栭也紀者道之經理也堂者地之寬平也有條有梅則材木可用也有紀有堂則形勢可居也詩人謂岐豐之地其美如此而襄公以王命而得之又受諸侯之顯服錦衣則狐裘以裼之黻衣則刺繡於裳顏如渥丹其君也哉謂其容貌之盛足以稱人君之位也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謂其佩服之美終身不可忘周之賜也一篇無非戒勸之意而卒章一語尤為切至蓋戒之無忘乃勸之必取也是詩二章皆賦也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案左氏傳魯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說者曰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之命三子自殺也死不為義無足美者可哀而已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下同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

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倉庚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此鳥羽毛聲音可愛以譬人之良也然必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乃得其所今止于棘止于桑止于楚皆卑飛趣下必為人所捕失其所矣以譬三良志趣卑下以國之良不能與社稷存亡而輕於殺身以從其君將死既亂之命特可哀耳不足尚也百夫之特謂特出於百夫也百夫之防謂可以當百夫也百夫之禦謂可以敵百夫也國人呼天以哀之以為秦失此三子善良幾至殲盡至欲以百身贖之夫國人之

情悲切如此使康公亦如國人必有道以止之柰何略不動心黃鳥之詩既作於康公之時不敢斥言其君而康公之失亦隱然見之言外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序言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則此詩乃穆公之舊臣謂穆公待賢之禮厚而康公即位未幾即棄其賢臣也觀穆公尚能使三良從死以見終身待賢之不薄晨風詩上皆言待賢下皆言棄賢也
飲尹橋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鷓之類北林必鬱積茂密而後鳥之迅疾如
 晨風者歸之喻康公初待賢有禮故賢者仕其朝
 以晨風比賢者亦取其去來之速待之有禮則來
 歸禮衰則去矣君子指賢臣也謂康公之初即位
 也望賢臣之來而未得也憂心欽欽而不敢忽今
 乃棄賢不用故歎其如何如何忘我賢臣實多也
 山有苞櫟虛隰有六駮邠未見君子憂心靡樂洛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隄隰有樹檉未見君子
 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詩人言山必以隰配猶言山上山下也苞叢生也
 山則有叢生之柞櫟隰則有六駮之梓榆山則有
 叢生之庠棣隰則有植立之楊榘櫟也棣也榘也
 訓釋易曉惟梓榆皮青白駮犖故謂之六駮蓋駮
 如馬鋸牙食虎豹取其皮之相似必以六言意獸
 三為羣六則非一羣言木之叢生望而視之亦若
 獸之羣聚其文駮犖也詩人謂康公初待賢有禮
 故賢者之立其朝如木之在山隰其材皆可以備
 器使申言康公即位之初憂賢臣之未得至於靡
 樂至於如醉今何遽至於棄我也由序之言求詩
 之意康公不能念穆公之業可槩見矣是詩三章
 皆比而賦之也或曰駮謂之六疑別有義然詩人
 比興如綬草與綬鳥同名之類則名木以獸風人

之辭也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子好報呼攻戰亟異欺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此康公之詩也康公以魯文公七年立是年即與晉人戰于令狐十年又伐晉十二年又與晉人戰于河曲十六年又與楚人滅庸康公征伐之事見於春秋經傳者如此所謂好攻戰而亟用兵為可考矣然襄公征伐不休則詩人美之謂其有王命而復世讎是民之所同欲也康公征伐出於修怨逞忿且無王命豈民所欲哉詩人再三以王于興師言之深譏其征伐不自天子出也序言刺其君

子蓋指其君臣皆好戰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袍上服也雜繭絮為之澤褻服也如汗衫之類裳下服也如袴褶之類皆軍衣之不可闕者古者用兵君民同其甘苦故服亦謂之均服今康公以私意用兵非有王命民所不欲故假衣服為言謂我雖有衣與君子同而其欲不同不直言不同欲亦譎諫之義也謂苟有王命興師我當脩戈矛脩矛戟脩甲兵同為仇敵偕作而行矣詩人之言得春

秋尊王之義聖人有取焉是詩三章皆賦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
力馳姬之難且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
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
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康公即位猶能作是詩既而遂脩晉怨有令狐之
役所謂念母之良心安在哉竊意康公公大子
送晉文公見舅而念母有不可誣者即位未幾
脩怨則私欲既勝良心遂喪序詩者本前日之
見舅念母之意而詳言之以見康公之始終
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亦述康公前日之意非

日之意也秦自殺之敗遂絕昏姻之好為仇讎之
國使康公終能念母釋舊怨而脩新好則秦晉之
兵可息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成黃我送舅

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玉佩

秦是時都雍曰至渭陽者謂東行送舅氏於咸陽
之地既欲贈之以車馬以為未足以止我悠悠之
思又欲贈之以佩服此皆康公念母之切故欲厚
贈於舅氏有加而無已也周禮巾車金路以封同
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
皆諸侯也故諸侯之車可以謂之路車也乘黃謂

四馬皆黃也瓊王之赤者瑰石之次王者謂以瓊
 瑰為佩也皆形容欲厚贈之意耳康公為太子豈
 能真有是贈邪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此乃康公
 之初心使康公能推是心不為私欲所移則不復
 為令狐之役矣是詩二章皆賦也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也

權輿與晨風皆穆公之舊臣謂康公其初待之有
 禮未幾待賢之意遂衰蓋康公之用賢亦猶見舅
 氏而念母皆有始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詩人吟詠有始終指一事為言如緇衣始終言緇
 衣羔裘始終言羔裘之類也此詩始終言飲食蓋
 人君禮貌其臣意之厚薄即是而可卜是以膳肉
 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康公始待賢
 者為具之盛有如夏屋渠渠高廣貌今一旦待之
 殊薄其食僅足耳其始有黍稷稻粱之四簋今一
 旦使之食不能飽禮貌之衰有如此者所謂不承
 權輿也權為衡之始輿為車之始康公不能承其
 始則賢者去矣說者謂屋則立之先君食則受之
 今君是以夏屋為賢者所居之屋也且禮貌衰而

飲食薄則有之矣決無奪屋之理春秋左氏傳謂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有酒如淄有肉如坻昔人尚以山川比飲食則況以夏屋不為過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十二

國風

逸齋

陳

陳帝舜之胄有虞闕父者為周武王陶正豈以河濱之故習歟武王封闕父之子媯滿於陳都宛丘之側與宋杞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之至五世幽公當厲王之時淫荒無度變風始作次秦之下亦以其昏亂虞之故家遺俗無復存者誠秦之不若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人君之游豫苟有益於民如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省斂而助不給乃民之所望固為善也其次能與
 民同樂如田獵鼓樂民見羽旄之美聞鍾鼓之音
 欣然有喜色抑其次也今陳之幽公以淫昏之故
 游蕩無度國人歌詩以刺之諷味其言備見一時
 鄙厭之意此國人之情也

子之湯浪他兮宛丘之上兮洵荀有情兮而無望兮坎

苦感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直置值其鷺羽坎其擊

下同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導值其鷺羽

宛丘在陳都之側自為地名說者或以為中央下
 或以為中央高既曰宛矣固不得為高也或言上

或言下或言道據所見云爾幽公始而游於宛丘
 民猶有望也既而屢出蕩而忘反則民信其止為
 情欲耳無復可望如古人之游豫也故聞其擊鼓
 擊缶之聲見其鷺羽鷺翮之舞第若可厭鄙耳無
 復有欣欣之喜也鼓以革為之缶則土鼓也易言
 不鼓缶而歌史言請秦王擊缶坎者擊鼓之聲也
 鷺羽一名翳舞者所持以指麾也翮即翳也冬夏
 猶言寒暑無時不相值也幽公游蕩不避寒暑使
 國人無時不值於宛丘則人情之鄙厭不言而喻
 矣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幽公游蕩信有情欲耳
 而無令望也亦通

東門之粉符云下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其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幽公淫荒宛丘刺之此詩疾之刺之者刺其君不能正之於上也疾之者疾時人胥倣之於下也男女不服舊業其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則無恥之甚也無恥故可疾也

東門之粉宛丘之相況子仲之子婆娑素何下同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駸子邁視爾如蒞不貽我握椒

東門即去宛丘之道路也粉也相也即道路間之木也婆娑盤旋歌舞之貌子仲氏之子既先往於

東門之下則南方原氏之女亦不復績麻而往會之舉二氏之男女為言則下此者可知矣古人姓氏幸而存於經不得而廢也如丘中有麻之留氏如桑中之姜氏弋氏庸氏皆其類也或謂南方之原為南方之原野則於文義有礙且宛丘既自東門而出則在東而不在南矣必無出東門而往南方之理意謂南方原氏之女來會於東門之市井耳況春秋莊公二十七年有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之事則原為陳大夫何疑之有二章言穀旦于差謂差擇吉日以為期也三章言穀旦于逝謂期日已至而遂往也越以駸邁駸之為言總也謂於是

總往於所會之地也菽苽菜也菽取其華之色椒取其氣之芬此男女相贈之物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衡門誘西僖公也愿願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陳小國也僖公天資慤愿僅能自守耳豈能抗志以有立哉故詩人欲誘道扶持使之卓然奮起有為於國不至安於卑陋而遂止也然是詩之體頗異眾作一章正言其愿而無立二章三章皆誘掖之辭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悲之洋洋可以樂洛飢

衡門謂橫木為門其規模淺陋無併幪之可託今乃遊息於下自以為安泌始流之貌言其洋洋漫流無波瀾之足觀今乃游泳其間自以為樂蓋安則棲遲而不去樂則忘飢而廢食以喻僖公之性安於卑陋而無立志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房豈其取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先儒謂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齊姜姓宋子姓姜子乃女之貴者食魚當求魴鯉取妻當求姜子皆誘以大而起其志蓋圖王不成猶可以伯安於卑陋則陳止於陳耳惜乎僖公不

足以進此亦猶孟子語齊宣以王道自謂吾惛不能進於是也是詩與甫田皆視其君之失而正救之齊襄公志大心勞所謂過也詩人則抑之陳僖公愿而無立志所謂不及也詩人則誘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孰謂詩人之正救其君不與聖人教人之意同學與政果無二致也是詩三章皆興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凡詩言刺時蓋指一時之事或指其君或指其臣民是詩之序明言疾其君之淫昏必其君有淫行如衛宣公之類不然何以遽加以疾之一字蓋疾近於惡如衛宣公之類直可惡矣無復可正救陳君之淫昏詩人猶思得賢女以配之雖由其心之愛君亦其君之資質猶可與為善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下同麻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下同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

漚菅古類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陳風三詩皆言東門蓋指所見以起興也水性至柔池有防限賢女之喻也漚久漬也麻也紵也菅也必得水之久漬乃可治以為用以喻君子必得賢女相與漸染可以成德也晤欲明也賢女於君

子凡笑歌言語之際亦有以曉晤之故其聽之也熟而入之也深如齊雞鳴蓋於夙夜卧起之際有相成之道亦此之類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魚女猶有不至者也

是詩刺當時昏姻以有故而失時則豈多殺禮不復能如古之親迎今幸已有成約而女復有異志而不至亦由於上之人淫昏有以化之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昏以為期明星督督世東門之楊葉雖牂牂肺肺而盛然漸至於凋落耳

喻男女已失嫁娶之時及今猶可以昏姻乃復男行而女不隨既有成約期以吉日之昏暮可以行禮今夜已鄉晨啓明之星煌煌督督而女猶不至則又不能踐約矣正如東門之楊竟至衰落是誠可刺也昏姻取幽陰之義故行禮用昏暮古今皆然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案春秋左氏傳魯桓公五年陳侯鮑卒謂陳桓公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佗桓公之弟也桓公卒而佗立

明年為蔡人所殺佗當桓疾病殺太子而以己代之可謂不義陳由是亂國人至於分散所謂惡加於民也詩人刺之以佗之不義由於無良師傅蓋以怒待之謂其資質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視師傅之賢否如何耳序詩者不以為君直言陳佗蓋得春秋不稱爵書蔡人殺陳佗之旨與書衛州吁鄭忽同也使詩序不經聖人之手孰敢竊春秋之法書三君之名哉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鴉萃祖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佗無良師傅非可以責佗父兄當任其咎也無賢父兄則無良師傅使佗之父兄能知古人教世子之道則佗其庶幾矣棘也梅也皆有實之可食喻佗可與為善也不幸生於墓門則非其地喻其無賢父兄也斯離析也鴉惡鳥也棘與梅既生非其地則或為斧斤之斯析或為惡鳥之棲萃則不足為美矣喻其無良師傅與之相處遂戕其性而染其惡也故詩人於首章原其所自則曰師傅之不良國人且知之佗之父兄豈不知之而不能去之乎此向者誰使之然哉蓋責其父兄也於卒章要其所終則曰師傅之不良予既歌以訊告於佗矣

苟不顧予之訐至於顛倒而後思予之言亦何及哉蓋責佗也佗之惡亦甚矣而詩人待佗為甚怒既追咎於師傅又冀佗之悔悟忠厚之至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古者謂讒人必曰讒賊蓋其巧發苛中甚於以刃殺人彼以刃殺人者人得以禦之而善為讒者講張為幻足以惑亂是非陰被中傷者皆不知為計以是言之甚於以刃殺人者矣況為宣公者多信其言不能考察此君子所以憂懼也夫所貴於考察者亦有理之可據理之所必無者讒人以為有

何足信哉是詩二章皆據理之言也

防有鵲巢其恭下有其恭有其恭若徒誰留俯吐予美心焉怵怵中

唐有蒲簋歷下有歷有歷百歷鵲歷誰歷俯歷予美心焉惕惕吐

鵲必依大木為巢為防以止水必無大木安有鵲巢陵若生於下濕下高仰之地必無潤澤安有美若中唐在堂塗之間人朝夕所掃除必無瓠簋百鵲百鵲百皆以為有彼好聽者遠信之何哉俯壅蔽也蓋予雖有美為讒言所壅蔽所以始則怵怵而憂終則惕惕而懼也是詩二章皆與而賦之也

月出刺好呼報色下同也在位不好德而說悅美色焉

在位之人化其君之淫昏惟女色是好則其志荒矣序詩者以不好德而說美色發之蓋以責在位為卿士大夫者當知禮義廉恥豈與庶民無知惟上所化邪故以不好德刺之若為庶民而作則直言其淫亂耳

月出皎兮佼

古卯下同

僚

了

兮舒窈

烏糾

兮勞心

趙其

兮勞心

七小

兮月出皓

胡

兮佼人

憯

久力

兮舒懷

於

受兮勞心

七

兮

老

兮月出照兮佼人燎

召力

兮舒夭

於

紹兮勞心

表

慘兮

齊風以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喻君臣此詩止刺在位故以月出言之晝欲有所為則夜必有所思月之始出皎潔皓白光照萬物在位之君子能於此

時思其政則為好德矣今乃思佼好之人欲舒我之憂思而不可得至於我心之勞則好德不如好色誠有愧於月之象矣傳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周公亦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此皆好德之思也陳之諸臣何足與語此僚兮憯兮僚兮皆好貌窈糾憂受天紹皆憂貌情兮慍兮慘兮皆勞貌諸國方言多不同未易以一義求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株

陸朱

下同

林刺靈公也淫乎夏

雅戶

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

息焉

陳靈公與夏姬亂至與其臣相戲於朝又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其無忌憚之甚殆與疾驅於通道

大都者無以異國人刺之其辭比他詩為迫切柰靈公無羞惡之心何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繩馬

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不必為邑名殆夏姬所居之地也國人正辭以詰之曰何為乎株林豈欲與夏南相從乎若非往株林與夏南相從何故駕乘馬而說乎株野乘乘駒而朝食于株乎憂君之意切故其辭亦切也不斥夏姬而言夏南固嫌於褻然夏南實主其家國人亦豫憂其禍必作於夏南也是詩二章皆賦也澤陂彼皮下同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

思息嗣感傷焉

序詩者言君臣淫於其國蓋指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之事其下化之至於男女相說憂思感傷說者謂東門之粉宛丘之應澤陂株林之應信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

涕他泗滂普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藺古有美一

人碩大且卷其寤寐無為中心悄悄鳥彼澤之陂有

蒲菑戶蓄大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張轉

伏枕

澤者水之鍾也陂者水之障也蒲苻離也荷芙蕖

之葉也蘭蘭草所謂澤蘭也苗苒芙蕖之華也皆
 澤陂所有之物也蒲以喻男子荷取其葉之稗蘭
 取其氣之芬苗苒取其色之麗皆以喻女子詩人
 以蒲配荷以蒲配蘭以蒲配苗苒所謂男女相說
 也蓋淫風之行由於男子無剛德柔從於人若蒲
 然故年之稗者則取之氣之芬者則取之色之麗
 者則取之其未得之也則既思其人而感傷又思
 其人髮之卷又思其人貌之儼寤寐之間不復他
 有所為或涕泗俱下或悄悄憂感或輾轉廢寢此
 皆合男女之情而言之詩人言其情而不及於亂
 亦欲其止於禮義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十三

國風

逸齋

檜

檜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
 惟妘姓檜者處其地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會人
 者祝融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其四曰
 會人也王肅曰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
 之間為檜子鄭氏詩譜云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
 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鄭語云史伯於幽王之
 世為桓公謀滅虢檜然則檜之變風又作於幽王
 之前明矣國小而迫其君則廢禮於衣服其民則

三百七
言禮傳卷之三
洪
廢禮於三年皆首亂先王之制陳雖淫昏未始有
此宜居陳之次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
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作羔裘之詩者檜之賢大夫也何以知其賢由其
序而知之也大夫自謂以道去其君又謂其君不
用道而詩之三章止言衣服之非禮與既去而思
君諸儒多謂大夫不欲言君他過止及衣服有合
於孔子以微罪行既去而思君有合於孟子三宿
出晝此說固善竊以爲猶未盡詩人之意夫先王
之禮道之所寓也禮既廢矣道安在哉案王制革

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以此見先王之制禮
甚重於衣服也故討之而不敢緩歷觀變風列國
之君過失多矣而先王之禮寓於衣服者莫敢廢
也其民化之亂亦甚矣而先王之禮通喪三年者
莫敢廢也檜之君首亂於衣服燕居與視朝輕爲
變易此廢禮之大者賢者蓋於此而窺之知吾道
決不可行所以去之若夫既去而思爲厚之至則
誠如諸儒之論其後民俗視君衣服之變易以爲
固無害於事是以亦輕變三年之禮素冠不服可
見悖天理而斁人倫皆原於君之廢禮序詩者體
詩人忠厚之意婉其辭曰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

而不能自彊於政治誠使不廢先王之禮雖好潔衣服逍遙遊燕未為過之大者賢者豈忍遽去其不能自彊於政治亦詩之所不及然視其逍遙遊燕則不能自彊可知矣所謂言不盡意者如此董仲舒有言事在彊勉而已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檜之君不能自彊於政治是不能彊勉行道也故曰君不用道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直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刀羔裘

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古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緇衣羔裘此視朝之服也狐貉之厚以居此燕居

之服也今以羔裘逍遙而燕居以狐裘而視朝可謂顛倒矣人君顛倒於衣服輕變先王之禮舉此心以往何所不至哉君子見幾而作所以去也次章言翱翔不特燕居又服羔裘以遨遊矣言在堂則不特視朝又服狐裘於正寢矣卒章言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則又不復見其視朝在堂第見其羔裘以遊燕其色之澤日照之有曜亦以好潔故也賢者不忍忘君故再三言豈不爾思始而勞中而憂卒而悼也孔子必朝服而朝月朔然後服之國家無道則不充其服焉檜之君何足以語此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檜之大夫可

謂得去父母國之道矣是詩三章皆賦之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三年通喪自過密載於舜典亮陰載於說命孟子
亦有舜禹三年之說三代之衰世多僻王斯禮未
之有改也漢之文帝始有短喪之制而景帝遂行
之為王者廢禮之罪首至諸侯之禮不知何自而
變孟子為滕文公定為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
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
也然則諸侯廢三年之禮其已久矣於檜何責焉
曰檜不能三年非謂其君謂其民也為君者則有
辭矣曰亡國常於斯得國常於斯然是非君子之

言勇犯辭以闢之以為為利也蓋王者則有冢宰
百官總已以聽焉周公攝政足為後世法國獨無
卿乎何至廢先王之禮也案明堂位曰成王幼弱
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然則周公止踐履其
位而行其政耳非實居天子之位也可謂居攝之
得體矣以是知成王居喪已即位幼弱未能蒞政
故周公攝其政非攝其位也周頌言成王即政以
明即位久矣若諸侯以先君之命而即位終三年
之喪而後蒞政其誰曰不可至於民則自檜以前
未聞其廢是禮也宰我嘗有期之問聖人深罪之
既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又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聖人之言本諸天理切於人心萬世之下聞斯言也苟有血氣者莫不感動檜之民獨何人哉習見其君之廢禮遂失其本心是誠可刺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藥藥端力兮勞心博博端徒兮庶見素

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韞畢兮我

心蘊粉於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者練冠也十有三月而練素衣者冠既練而衣亦練也素韞者大祥祭服之韞也檜之民不能三年則期而練大祥而禫祭皆不復講也棘急也

謂居喪皇皇情急故曰棘人藥藥瘠貌博博憂貌傷悲感傷而悲也蘊結積而不解也詩人庶幾見冠服之素毀瘠之人而不得見所以博博而憂感傷而悲積而不解也使得見之則欲與我同歸與我為一謂人心同然實不相遠果能素冠而毀瘠乃我輩人也故曰同歸曰如一也嗚呼禮失則求諸野庶民士夫由檜以來至於今日雖貧富不同而禮有厚薄然三年之喪言於口而行於身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豈以聖人既存檜詩又罪宰予足以長其善救其失有功於後世歟况齊斬功總載之令甲居喪違禮議罪有差為天下國家者亦

知重其禮矣獨王者之身自漢文帝以下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斷然行之然晉武帝為議臣所惑為禮不備魏孝文禮雖粗備而服非其服周高祖雖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而通喪止行於五服之內不及臣下又在喪頻出遊幸無急寇而興師伐鄰皆不合於禮唯國朝祖宗以來宮中實行三年之制至壽皇聖帝執喪三年禮無違者然則自漢以迄于今始復唐虞三代之舊遂為家法甚盛舉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隰有萇女楚疾恣利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檜之君淫泆放恣故國人疾之思為君而無情慾之累誠可樂也

隰有萇楚猗於可其枝天於驕之沃沃樂洛下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下同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下同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萇楚遙音也此物始生猶能自立及長過尺則引蔓於草上以喻人君少而無情慾似可以立事既長溺於所愛則放恣無檢束故國人思之不欲斥其君借萇楚為喻謂萇楚之為物至有枝有華有實之時則猗儺柔弱不能自立不若始生之初天天然少壯沃沃然潤澤喻其君之淫恣曾不如

未有知未有室家者為可樂蓋厭其所為所以疾而思之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且乃而思周道焉

周之盛時眾建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伐

者命方伯連帥以正之故諸國不失分地庶民保

其生業今檜小國也政亂而民不安其居惴惴然

惟恐大國之吞并故思周建國親侯之道而賦是

詩案檜在幽王之世為鄭所滅此其將亡之詩乎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今顧瞻周道中心怛都今匪風

飄符兮匪車嘌起今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普

魚漑古之釜鬻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發兮搖動貌偈兮軒輕貌迴風曰飄無節度曰嘌

非風而飄搖不寧非車而軒偈無度喻人居亂世

如在風中車上其不遑安處之狀有如此者顧瞻

周室冀有道以正之使無滅亡之禍其思望之極

至於中心傷怛而相弔此將亡之辭也卒章所望

於周室者尤為切至曰誰能亨魚乎我以漑滌釜

鬻以待之矣此望周室之治其國去其擾也誰能

將我而歸周乎我已懷思其好音矣此望周室之

救其亂而安其民也是時周末東遷故曰西歸周

亦在檜西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此詩補傳卷第十三，內容為詩經補遺，文字較小且模糊，難以辨認。

詩補傳卷第十四

國風

逸齋

曹

周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之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今為濟陰定陶堯嘗遊成陽因葬焉舜嘗漁於雷澤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積蓄其後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至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變風始作曹既弱小又不能用賢今所存四詩其一篇二篇序皆言任小人其三篇又言在位無君子則國非其國矣故以下泉思治終焉此所以次於檜

也

浮下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

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檜曹皆小國詩亦相似檜之變風始於羔裘曹之
變風始於蜉蝣羔裘言國小而迫君不用道蜉蝣
言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道者法之所由出法既
亡矣道安在哉羔裘刺紮其衣服蜉蝣刺好奢亦
類也羔裘之詩不及治政序詩者以其逍遙遊燕
而知其必不能自彊於政治蜉蝣之詩不及小人
序詩者以其將無所依而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
足恃然不能自彊猶愈於將無所依此曹所以又

出檜下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
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求閱麻衣如
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稅

蜉蝣渠略也此物生於土既成則掘土解閱而出
不自知其朝生夕死方且矜其羽翼掘閱以飛揚
故詩人取以喻昭公不自知其將無所依方且好
為奢靡其燕衣則楚楚而整飾其禮服則采采而
華麗其深衣則如雪之潔白詩人憂其危亡將至
謂儻無所依當於我乎居處於我乎休息於我乎
說駕以詩人獨有愛君之忠如此亦足以見當時

在位無一可倚仗者不必言小人意自見於言外
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恭公遠于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此詩為共公好近小人而作近小人則遠君子勢
不兩立必然之理也

彼候人兮何何戈與都役外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弗

內君子而外小人泰之象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否
之象也候人之官遠在邊境所掌者荷戈與役之

役而使君子居之赤芾者卿士之服常在君側而
使小人居之是內小人而外君子也故序詩者以

遠近言之曹之為國視此可知矣戈戟也役受也

芾韞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三百言其多也

維鵜徒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其服維鵜

在梁不濡其味陔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

鵜洿澤也當在泥水中自求魚而食今乃高處魚
梁之上翼味不濡而竊食人之魚譬小人宜在遠

方今乃衣赤芾而竊祿於高位可謂不稱其服矣
婚媾猶言好合也彼小人在朝雖暫相黨引偽為

好合及其見利而爭先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
安能終相好合哉所謂不遂其媾也

蒼烏會于兮蔚兮南山朝濟于婉阮兮于變力兮季女斯飢

蒼蔚雲外之貌婉變柔弱之貌此章申言小人肆

志於上如蒼蔚之雲升於南山君子困窮於下如
婉孌之季女飢於牖下亦由其君遠君子而近小
人故也是詩四章首章賦也後三章比也

鴟尸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書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然則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亦君臣之所同也今曹在位
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似亦指其君臣然臣之不一
君實為之蓋上者下之儀無以率於上何以從於
下是篇皆陳古之人君一德之美以刺時之不然
如曰正是四國豈人臣之能為曰胡不萬年亦不
可以是為人臣之祝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則商之

君臣雖曰咸有一德而保厥位則專指其君正與
是詩之意同也

鴟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鴟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鴟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他得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鴟鳩在桑其子在
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鴟鳩以均一為德其子雖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
而鳩之飛止不越於桑以見其性之有常如此不
然則其子有七出入不齊安能均哺惟其有常處
則子皆知母所在然後均一之德可得而施也淑

人君子言有淑善之德在君子之位如鳩之均一也一章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一於外而心亦結於一所謂表裏如一有諸中則形諸外也二章言在位之君子冠服之有常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也其弁伊騏皮弁之文如騏說文曰馬青驪文如博碁曰騏皮弁之會縫貫玉為飾文亦如騏故謂之伊騏也三章言在位之君子威儀無差忒故遠而可以正四國謂列國皆來取法也記言治國在齊其家舉是詩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為證則治國為人君明矣四章言在位之君子既能治其國則君正莫不正故國人稱願欲其壽考萬年長享其

國也詩言萬壽皆美人君則此詩萬年之祝不可施之人臣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帡幪亂極思治人之常情也共公專務侵刻民不得其所若當盛世明天子在上必能命賢方伯以行黜陟之政共公在東周時上下廢弛得以自恣故詩人疾之而思治也

列列下同彼下泉浸彼苞稂郎愾苦愛下同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著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芄芄薄黍苗陰雨

四百廿一
言補傳卷十四
五
甘簡

膏古報之四國有王荀伯勞報之

寒泉與陰雨均可以養物然稂童梁也乃禾之不實者而蕭也著也皆野物無滋於灌溉者而流泉皆浸漬潤澤之使之叢生而茂以喻共公侵刻下民所資為養之物以養無益之人反使下民有益於國如黍苗者失其所養此所以愾然不寐而嘆思周室王者命方伯舉行其職以慰下民之望也卒章謂芃芃方秀之黍苗得陰雨則膏潤矣四國之民有明王在上則賢如荀伯者必有以勞我矣不至如今之失所也詩人以寒泉喻曹之澤謂其流出於山麓之下及物者不廣況止及於無益乎

以陰雨喻周之澤謂其溥博霑足無此疆爾界均及於四國也言四國則不獨曹之民思周室四國胥望之矣左氏傳曰畢原鄆郇文之昭也必周之方伯善於其職者故曹人思之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十四

六

通志堂

詩補傳卷第十五

國風

逸齋

豳

豳本戎狄之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漢之右扶風栒邑也后稷之曾孫公劉當夏太康
 時實始徙居之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
 而國成焉七月所陳即其事也國語乃謂夏之衰
 棄稷不務不窋自竄戎狄之間且不窋后稷之子
 也豈能及夏之衰而公劉居豳實詠之大雅篤公
 劉之篇是也當以經證國語之誤豳周公之詩也
 而七月鴟鴞二詩又周公所自作不列之正風何

也蓋豳非周之列國而周公乃為遭變而作是詩故不得謂之正風也七月篤公劉二詩皆周之王業所由興也篤公劉入於雅七月不入雅何也蓋雅所言王者之事七月之詩以周公之故屈居於風也篤公劉作於召公無遭變之嫌宜入於雅且以明厚於民為政之大也召公無國風何也召公二詩已附見於召南矣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召公之詩附焉周南王者之風故周公之詩不得而附也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觀樂豳次於齊居秦之上意國史以豳秦皆戎地故以其類而次之孔子處豳於變風之末實尊之也尊之者何變而克正

詩近於雅非周公孰能之此聖人之微旨也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作是詩所陳一歲之事備矣而以七月為首何也意者夏正建寅至七月則過於中是詩以農為本前乎此則田功未畢至七月則凡耕稼耘耔皆已訖功止俟其成耳國君於是月而訓農則卒歲與來歲之事無不畢舉蓋其意欲使之豫備無後時之悔詳觀雅頌與周官之書周家以農開國者其大略皆見於是詩以農事為王業孟子所謂王道是也后稷始農事公劉實繼之故其風化之

及於後者皆以稼穡艱難為急先務因遭變而言此冀成王知立國之本必能保此已成之王業不及流言而專論王業蓋有風諫之義此所以謂之風而不入於雅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甯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曷何以卒歲

是詩錯舉夏周之正故夏正以月言周正以日言夏正以建寅為歲首得四時之序蓋從古而然見之堯典者可考也商始變為建丑周遂變為建子以示損益之意至於便於民事則夏正不可易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此之謂也公劉居豳在夏太康

時既陳豳事宜用夏正周公周之大臣改用建子未必非周公之制作故兼存周正以建子為陽生故曰一之日二之日周詩以日月分陰陽四月嫌於無陰故特以四月秀萋言之十月嫌於無陽故特以歲亦陽止言之或謂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今日明日殆不然也且以鑿冰一事觀之豈應今日鑿之明日納之又明日開之況月令季冬鑿冰仲春開冰與是詩相應無可疑者火大火也火星中而寒暑退季冬平旦正中大寒退季夏黃昏正中火暑退至七月則火流而西矣九月霜始降故當授衣也授與敬授人時之意同下言一之日謂夏

之仲冬二之日謂夏之季冬鬻發者風寒也栗烈者氣寒也風氣如此苟無絲毛之衣褐終歲何以禦寒此章言授衣之時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炎彼南畝田峻俊至喜

三之日謂夏之孟春四之日謂夏之仲春于耜謂備稼器也舉趾謂始耕田也農夫既興作而在南畝其婦子則為黍食以餉之田大夫見其如此所以喜也此章言治田之時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月令仲春之月倉庚始鳴至季春則陽盛而鳴日益衆可以興女功矣於是女子執懿美之筐循牆而微行以求初生之柔桑以始蠶事詩凡言有皆謂衆多也此章言女功之時也

春日遲遲采芣苢巨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春日遲遲而舒長采芣苢而衆多蓋芣乃婦人采為祭祀之用女子感其所見念當嫁娶之時將遠其父母所以傷悲謂不得久於家殆與幽公之子同時而且嫁矣此章言昏姻之時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葦韋蠶月條徒彤桑取彼斧斨七羊以伐遠揚猗於彼女桑

崔葦即亂葦可為蠶之曲薄八月此物已堅成可用蠶月謂蠶事既畢之月取斧斫之器凡桑附枝遠而揚者皆伐而去之謂之條桑女桑亦桑之小者猗倚也猗重較兮猗于畝丘皆當訓倚蓋遠揚以其高而難取故倚彼女桑而取之至今民俗猶然此章言治桑之時也

七月鳴鵙圭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見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故八月則載績其麻絲麻既成則加之以染其玄黃者自服以朱色之鮮明者為公子之裳蓋裳之色宜於朱也此章言治裳之時也

四月秀萋於五月鳴蜩徒八月其穫戶十月隕干一之日于貉各取彼狐狸力為公子裘託

月令孟夏苦菜秀仲夏蟬始鳴萋是苦菜之類也蜩蟬之類也仲秋則早禾可穫孟冬則木葉皆落可以取狐貉之屬矣狐貉之厚以居則二物皆可為裘以貉之重者自服狐狸之輕者為公子之裘蓋裘以輕為貴也此章言治裘之時也

二之日其同載纘子武功言私其縱子獻豸古于公牽二之日夏之季冬也此月最為農隙故國人竭作而田獵夫田獵非特去害田之獸蓋欲繼續武事使不忘戰豸一歲曰縱三歲曰豸私有其小者獻

公以大者以見其民厚於君而薄於已也此章言田獵之時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室熏珍許鼠

塞向瑾觀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斯螽如蝗而青仲夏以兩股相切作聲所謂以股

鳴者莎雞如蝗而斑季夏飛而羽索索有聲所謂

以翼鳴者自七月至十月皆記蟋蟀一物此古文

之一體也此物孟秋猶在草野仲秋即入人簷宇

季秋猶飛走戶庭孟冬即韜伏牀下視微物猶爾

則居民宜以此時葺治屋室穹空則室實之鼠穴

則熏出之北向之牖則閉塞之簾織之戶則瑾塗

之然後可以告其婦子以歲事將改當入處密室

以禦寒也此章言治室屋之時也

六月食鬱及萁於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

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鬱棗屬萁萁也二物性温季夏宜食以助陽葵

承露也菽豆也二物性滑孟秋宜食以助陰剥擊

也穫刈也棗之類皆宜於人仲秋則剥取之稻稌

也宜於造酒孟冬則穫收之凡此皆養老者之所

須以介眉壽幼者祝老者之辭也凍醪冬釀春熟

故曰春酒老人多有眉毫故曰眉壽此章言備物

以養老之時也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采茶徒薪樗勅食

嗣我農夫

孟秋則瓜之屬皆可以食仲秋則匏之屬必斷其
蔓季秋則苴麻可拾苦菜可采樗木可薪此皆薪
菜之不美者農夫蓄以自養故曰食我農夫此章
言備物以自養之時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穆六禾麻菽麥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場圃之地春則鋤為圃以毓菜茹秋則築為場以
納禾稼至孟冬則納禾稼皆畢矣黍稷重穆禾麻

菽麥各以其類廩而藏之於是自相告語我稼既
已俱入矣當就役於公矣不俟號召相率上入都
邑執宮室之功此章言樂趨力役之時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亟紀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宮功既成不敢自暇晷則取其茅宵則索其綯亟
乘此時治田間之廬以為來歲播百穀之始此章
言豫治田事之時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力陰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久

季冬水澤腹堅則鑿之沖沖而釋孟春東風解凍
則納于凌陰之室仲春蟄蟲咸動則獻羔開冰用

三五十二
其蚤恐不及事也祭以韭配以時物也此章言藏
冰之時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子彼公
堂稱彼兕觥號萬壽無疆

季秋則霜既肅矣孟冬則場既滌矣可以相樂矣
豳民於是以朋酒而饗上殺羔羊以為禮咸躋于
公堂稱揚兕觥祝君萬壽此章言燕樂之時也鄭
氏分風雅頌於一篇穿鑿之甚就如其說不知樂
工如何分歛邪今不取三復是詩豳之風俗可以
想見何其君民之間上下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
其君則授民以時令俾之務農桑治屋室老幼有

養昏姻以時飲食裘褐以備其飢寒纘武藏冰以
防其災患其民則厚於公上染絲麻則以朱為公
子裳取狐貉則以狐為公子裘小獸則私於已大
獸則獻於公既相率執君之役又相與祝君之壽
嗚呼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其基於
此歟國人以羔羊朋酒自詒公堂其禮甚野其意
甚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
得此風俗也篤公劉之詩曰乃造其曹執豕于牢
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此公劉待臣民之
禮也正七月所詠一時之事後世惟漢高祖還歸
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樂飲極歡道舊故

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父兄固請留沛中空縣
皆之邑西獻牛酒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頗有幽
之遺風漢之得民蓋亦於此可卜矣是詩十五章
皆賦也

右七月舊八章每章二事獨中間言治室屋一
章一事竊意古人文章辭達而已非如後人拘
於體制必取長短整齊今紬繹是詩實十五章
每章一事語之多寡或十餘句或止四句又記
蟋蟀自七月至十月方指其物此古文之最簡
要者故表而出之七月周公所自作蓋大誥無
逸之手也

鴟尺之鴟于駢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
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成王由管叔鮮蔡叔度之流言疑周公故周公居
東以避管蔡雖已伏其辜而成王之疑未釋也君
臣相疑亂之道也周公作是詩以貽王翰露忠欵
語意悲切至今誦之足以見周公惓惓王室之意
而成王以幼冲之資尚未開悟但未敢誚公耳亂
猶在也故序詩者以救亂為言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子之
閔斯

鴟鴞梟之類也攫鳥子而食故鳥之愛其巢者呼

鳴鴉而告之曰既取我子矣毋更毀我巢也我之甚愛此巢盡力此巢以養鬻其子爾今既取之誠可哀閔柰何又欲毀我巢乎周公以鴉鴉比武庚及從管蔡作亂者以子比管蔡以巢比王室公為流言中傷謂公將不利於孺子是欲成王疑周公而不終居攝之事所謂危王室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杜綢繆直繆莫牖戶今女下

民或敢侮予

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鳥之營巢必於未陰雨之時剝取桑根纏綿巢之戶牖而後巢可成也周公自謂我於王室當未亂之初明政刑以固國本

如鳥之營巢今女無知之下民柰何敢肆侵侮欲危我王室乎

予手拮吉拮居予所拮力拮徒予所蓄租于予口卒

瘠徒曰予未有室家

周公謂我之經營王室如鳥之營巢拮拮搯搯也瘠病也手則搯持其草口則拮采其茶至於蓄積租取不特手病口亦病矣鳥未成巢猶我之王室未安也鳥足喻人之手風人之辭也

予羽譙譙消予尾脩脩素予室翹翹消風雨所漂匹

搖予維音嘒嘒呼

周公謂我經營王室之勞如鳥之狀羽則譙譙而

殺矣尾則脩脩而敝矣及巢既成翹翹而危乃為風雨所漂搖故嘒嘒然哀鳴告愬今我之為是詩乃嘒嘒之音也周公之言如此桀王之未悟何自非雷風作乎上金縢啓乎下周公其危哉周公既危王室從之矣是詩四章皆比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報力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汝也四章樂洛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悅下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周公居東至三年之久士卒之相從者亦勞矣耳

有怨歎之辭周公既知其情而閔其勞故士卒亦以見知為說大夫美其事作為是詩以鋪陳之一章言士卒自幸全其師旅而歸二章言士卒在東室家之思三章言士卒在東室家之望四章言既歸之後昏姻得以及時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死惟周公能之

我徂東山惓惓徒刀下同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枚蠶莫蠶烏蠶者蠶蠶在桑野敦都彼獨宿亦在車下東山指其地惓惓言其久自東喜其還零雨記其時故每章皆言之此章言士卒自東而西歸見其

室家喜極而悲謂室家制裳衣而寄我亦勤矣我幸無行陣銜枚之事但眾人未免如蝻蝻桑野之蠋敦然獨宿於車下耳今既全歸所以喜極而悲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力之實亦施羊于宇伊威在室蠮蕭蛸所在戶町他腫短鹿場熠以耀以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章道室家之思謂士卒之去東山其家荒寂果羸枯樓也則延蔓于簷下伊威委黍也則入藏於室中蠮蛸長踣也則結網於當戶畦壠之地則為麋鹿之場螢火熠耀則宵夜行其間室家見如此

景物初若可畏然婦人獨處豈敢畏此所可念者因征夫之出故致此耳此所謂言其思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古鶴玩于垤田婦歎于室洒婦穹室我征聿至有敦徒瓜苦烝端在粟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章道室家之望謂士卒之在東山見鶴水鳥也而鳴于蟻垤蓋蟻穴居知雨故將雨則壅土成峯鶴見之則喜而鳴我是時亦念汝必歎于室必洒婦糞土室塞穹穴以待我之至今我視敦然成聚之瓜烝然延蔓粟薪之上不見此已三年矣知汝望我之歸為甚久也此所謂言室家之望女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其馬親結其縵九十其
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鳴於仲春嫁娶之候也士卒既歸當倉庚之
飛其羽熠燿鮮明之時女則得及時男則乘駁馬
而親迎母為親結其縵其儀之多至於九十則昏
姻之禮無有闕者以未有室家者既歸而成禮若
此其甚善則有室家而來歸者其情不言而可知
也此所謂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四章皆序其情而
閔其勞此周公所嘗言而大夫為文其辭於詩也
是詩四章皆賦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凡詩言四國皆謂四方之國也說者以四國謂管
蔡商奄而淮夷亦在叛國之數乃不及之則知其
非矣蓋管蔡毀周公而四方之國從而播揚故謂
之流言是詩美周公能誅討叛人而惡四國之人
不知周公之忠若謂指管蔡商奄則狼跋之序不
當謂遠則四國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羊七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丑周公東征四國

是叱五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錡末

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在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隋登曰斧方登曰斨錡鑿屬鉢木屬皇正也叱化也道斂也周公東征不免用刑言其破缺甚之之辭亦漂杵之類也彼四國之人固已得其正矣固已化其愚矣固已斂其惡矣以明周公之用刑非為一己之私哀斯人將至於亂故以身任其責然則周公之心可為甚大甚善甚美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直廷之不知也

此周公居東未歸之時周大夫美周公之善處而刺朝廷不知其忠尚遲遲而未迎周公也朝廷者人主與羣臣論國是之地成王未悟而羣臣不能

力爭是誰之過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我覲古之子籩豆有踐

伐柯者非斧不能取妻者非媒不成欲歸周公非禮不可也伐柯者執手中之柯而伐之其取則不遠矣覲見也之子謂周公也周公大臣也以大臣之禮迎之則周公歸矣所謂執柯以伐柯言其易也籩豆有踐踐陳也舉待大臣之禮一端為言則其餘可知也是詩二章皆興也

九罭干通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是詩之美周公刺朝廷其意與伐柯相類然伐柯

則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是詩則言周公之尊不當久處外地詩辭可見也

九罭之魚鱒才房我觀之子袞衣繡裳

九罭網之有囊者不足以得大魚而鱒魴之美乃在其間喻周公不當居東也東人見周公以上公之服處此地是以刺朝廷不能速還公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鴻當高飛雲漢而乃下遵於渚陸喻周公宜在廟堂今既未得其所未復其舊於女朝廷諸臣信能自安處乎信能自安息乎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此章謂我東人以有袞衣在此為重無使公遽歸使我心思公而悲也前三章引大義而責諸臣後一章述私情而欲留公此東人之志也是詩前三章皆比而賦之後一章賦也

狼跋蒲未下同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詩序言周公攝政遠則有流言近則王不知此推本其初而言觀詩之所詠乃周公東歸及復辟後事故曰德音不瑕謂其終始無瑕也不失其聖之語亦合終始而言之

狼跋其胡載丁其尾公孫同碩膚赤舄昔几几狼
蹙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跋雖為周公而作然變風之體其辭尚諳如鷓
之奔奔刺宣姜乃取鷓鷯之不淫以起興此以美
而顯其惡也狼跋美周公乃取狼之貪以起興此
以惡而顯其美也老狼以貪故前則躐其胡後則
踰其尾卒不逃於機穽安能不失其猛周公以無
貪欲之私故王雖不知而終能悔悟四國雖有流
言而終能自明進退不失其聖此其所以為周公
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上公之服也詩人謂周公
遜大美而不居故在上公之位則赤舄有几几之

安而終身之令名莫得而瑕疵也是詩二章皆興
也

詩補傳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